

北 京 古 籍 叢 書

光緒順天府志

(一)

[清]周家楣 繆荃孫 等編纂



北京古籍叢書

[清]周家楣 繆荃孫 等編纂

光緒順天府志

(一)

北京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光緒順天府志 / (清) 周家楣 繆荃孫等編纂 : 北京 :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北京古籍叢書)
ISBN 7-5300-0243-0

I . 光… II . ①周… ②繆… III . 地方志 - 北京 -
清代 IV . K2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0) 第 47177 號

光緒順天府志 (全八冊)

〔清〕周家楣 繆荃孫等

* 編纂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興順印刷廠印刷

大三十二開本 二一八·六二五印張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〇一年二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二五一一二二五〇

ISBN 7-5300-0243-0/K·94 定價：400.00 圓

出版說明

北京背山面海，水甘土厚，古稱『神臯形勝，天府膏腴』。從遼經金、元、明、清，從陪都到京城，地位日益重要。記述北京的地方志，元代的『析津志』已佚，『永樂大典』中的『順天府』也殘缺不全，萬曆年的『順天府志』又嫌簡略。因此，到了光緒初年，順天府官方聘請名家繆荃孫等修纂一部份量較大的順天府志，就是『光緒順天府志』。這部書的體例經精心籌劃，內容經仔細選取，資料經多方核實，因而是一部較有價值的地方志。

同治十一年，直隸總督李鴻章重修『畿輔通志』，調取各府州縣志書，順天獨缺。所以光緒三年就商議修這部書，延請張之洞任總纂，張之洞起草了一個『修書略例』，有通例二十七條，如：宜典核；宜徵實；以地為主；古書宜備；今事有關土地、人民者詳，餘略；紀事須具首尾，具年月等等。具體三十二條，如：增方言一目；河渠立專門；其地理門內山川，止具大略。此書的修纂很多方面是依據這一例則的。後因張之洞別處作官，就由繆荃孫任總裁。繆荃孫，江蘇江陰人，道光二十四年生，民國八年死，是晚清

著名目錄、歷史、金石學家。早年曾幫助張之洞編著《書目答問》。光緒二年中進士，入為庶吉士，三年散館為翰林院編修。光緒五年府尹萬青藜延請繆荃孫修府志，他三十六歲，正是中年有為的時候。他不僅編寫了疆域、鄉賢、藝文、金石等卷，而且復審了全書（傅雲龍輔佐復審）。繆還把研究成果寫成單篇文章，如遼、金、元、明故城考，收錄在《藝風堂文集》中。

繆又延請當時名儒碩彦擔任各門分纂。有鮑恩綬、廖廷相、陳翥、汪鳳藻、劉恩溥、洪良品、朱一新、傅雲龍、潘遹、蔡賡年等等。他們和繆志同道合，晨夕搜討。其中朱一新編纂的坊巷志由於材料充實，一再以《京師訪巷志稿》單行本問世。朱作御史曾上書論劾李蓮英，以語侵慈禧論罪。朱一新編此稿時白天步行大街小巷，詢問胡同居民，晚上驗查古書，敘列文人名士住宅，是花了心力的。

《光緒順天府志》記述清代以北京為中心的順天府（包括五州十九縣）的各個方面。有京師、地理、河渠、食貨、經政、故事、官師、人物、藝文、金石等十志。計一百三十卷，三百五十萬字。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設局修纂，十二年（一八八六）成書。

修府志、縣志是我國保存文化的優良傳統。但有些府縣志蕭規曹隨，因陳相襲，甚至記一些道聽途說的材料而不核實。當年的順天府尹沈秉成在序言中說，修這本書不轉

販、沿訛，而是創纂，就有六難：從各種書籍、圖經、志譜、公牘、訪冊古今數十萬卷中，探討而出，難一；徵引時必註明原書，列出異同後，力求一是，難二；畿輔五大河五百餘條水道，沿流探源，脈絡畢見，難三；方言參之古語，證以殊音，難四；人物、宦官興何利，除何害，語語徵實，難五；田賦准今，金石證古，難六。

除了歷史典籍外，這書對於當時的公文、訪冊也留心訪求，所以書中有大量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的文獻資料。从古今數十萬卷資料中探討而出，確實是下了一番功夫。對於收錄的資料，還要鑒別真偽，核實各家之言。這本書徵引時，每篇文章、每段話必註明出自何書，列出異同，並在按語註解分析鑒別，力求一是，這自然也是要花氣力的。如大城縣東北四十里西有子牙鎮，舊有釣台，《大清一統志》說相傳姜太公釣魚于此，而此書以為是附會。姜太公釣魚于寶雞的磻溪，而不在此（九九六頁）。又如北京南城的張相公廟，紀曉嵐在《灤陽消夏錄》中以為是祭祀唐代張仲武的。本書由廟的碑記證明是祀宋人張夏的（三四八頁）。這就避免了訛誤。

要核實材料，就要訪問徵詢、調查研究。所以繆荃孫說：『考古難，證今尤難。一字未確，一節未稔，往往擋筆。至是乃條徵件采，書牘並發，舟車踵接，日下耆舊，敦請考證，務盡所能。』可見本書是經過實地採訪徵詢故老而後成書的。如郊區各縣歷代建

城，這些城址在哪里？書中『由今溯昔』，『證今考古』，追溯過去的歷史。燕昭王的碣石宮，『史記』註上說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本書地理志『村鎮』條中則寫明，今石景山區衙門口村『舊有碣石宮，近此』，指出了碣石宮的確切地址，有益于古代薊城的探索。又如陳勝、吳廣戍守漁陽，漁陽在哪里？本書寫明密雲縣城西南二十里兩河莊，『或曰莊之西南數里爲漁陽故城』。密雲臺上村有漢白檀故城，曹操討烏桓即經過這里。又如順義東北二十里的北府村是漢代孤奴故城址。把古城地址說得這樣具體，當是對照文獻實地考察而得來。這種探索考證，幫助我們了解歷史地理，對於編寫北京史、北京歷史地圖，都很有用處。人稱本書『古城故瀆，纖悉具陳』，並非虛語。

本書用很大篇幅記述順天府水道、水利，計有河渠志十三卷（水道四卷，河工七卷，津梁一卷，水利一卷）。這是由於當時形勢要求的。元明清以來，每年需漕運三四百萬石糧食供應北京，假如北京地區修好水利，多打糧食，就不需要從江南運糧來。所以本書很重視京畿的水道和水利。書中不僅對畿輔五大河五百餘條水道，沿流探源，脈絡畢見，而且記述歷代在畿輔修水利的人物和事蹟；記述對河患的治理，如永定河從順治九年修堤開始，按年記載，可知那年大水決堤。它收錄河臣向朝廷報險的奏摺，如道光三年，盧溝橋水漲到一丈九尺，處處出槽漫灘，其中雖沿河建排洪洩漲金門閘石壩、郭家

務草堤、求賢郵灰壩共十八所，但『全河受病日久，下口太高，無尾閭可以宣洩』，『壅下潰，此塞彼決』。從書中可見汎濫破堤的，隔二三年即有。著名訓詁學家王念孫曾兩次作永定河道台，兩次奪職摘去頂戴，並令傾家賠償。從光緒八年五月直隸總督曾國藩的奏疏可知，當時治河並無專款，『歲修等銀，久經裁減』，堤潰搶險則用攤捐，所以他總結說：『河務所以日壞，皆在于此』。可見，晚清腐敗，老百姓只有等着被水淹。

這本書表現了褒揚好人、貶抑壞人的善惡觀念。官師的傳中說：『官斯土者，凡有美政，靡不甄錄。』對不受賄的廉吏，能雪冤曲善折獄的官守，不怕權勢減免徭役、奮力救災搶險的清官都一一記載。如乾隆元年，陳惕知武清縣，『初，河工秋稽，臨時采之村落，差至如虎，弊竇乃滋。窮黎且有焚林稽求免累者。惕備陳厥狀，請先發價買交之工。』（二七二三頁）又如康熙年間，程璇知寶坻縣，『己亥大水，詔賑，璇絕不假手吏胥，按戶親給，民以安堵。』（二七二七頁）這正是前面所說人物，官宦與何利，除何害，語語徵實，也是不容易的。

先賢傳中記述歷代出生或籍貫隸屬順天府的有德、有功、有識之士。如康熙時的李煥，有人以千金請託，煥曰：『此民間脂膏也！奈何欲污我！因斥譴之。』煥以爲恩安民莫如察吏，察吏莫若潔躬。明代的張欽不讓正德皇帝私自出關，書中一再譽其清德。乾隆

時，敢于懲治把持官府惡吏的黃叔琳，提拔人才扶植正氣的朱筠，書中多方徵引，一再延譽。這些反映當時的社會輿論，是對良好風氣的表彰。

封建時代重視祭祀，本書也很重視祠祀（京師志一卷，地理志兩卷），詳細地記載京城和各州縣的社稷壇、山川壇、城隍廟、八蜡廟等等。乾隆祭淀神祠中說：『蓋淀之有神昭昭矣。』當時是迷信神鬼的。書中記良鄉、涿縣等處有八蜡廟、劉猛將軍廟，反映這里從前蝗災嚴重。書中記大城縣有右軍廟紀念大書法家王羲之，倉頡廟紀念發明文字的倉頡，藥王廟紀念名醫扁鵲、倉公、華陀、孫思邈等。可以說，這些廟當時起了博物館、紀念館的作用。

這本書的重要特色是提供了較系統完備的資料。沿革、官守等都從周代一直記載到清末。另如順天人著作收錄了順天府屬各州縣人著作共八百多部，記下了韓嬰、盧植、高誘、張華、高閭、酈道元、陽休之、盧照鄰、盧綸、盧仝、賈島、韓昉、王鬱、耶律楚材、耶律鑄、鮮于樞、宋本、高彥敬、李贊、李三才、王嘉謨、米萬鍾、于奕正、史可法、孫承澤、王崇簡、劉獻廷、王源、黃叔琳、紀邁宜、朱珪、翁方綱、劉錫信、舒位、徐松等等作家的重要著作。金石志收錄歷代碑刻一千五百多方，網羅佚失，努力搜求到的。

這本書的另一特色是注重實用性。除了上面說的畿輔水利關係漕運、京城安危之外，諸如煤鐵要需，尤宜籌劃（二〇六一頁）。繆荃孫在此書最後的《序志》上說：『次之曰經政志。官吏之廢置，倉儲之虛實，漕運之更變，學校典禮之制，錢法鹽法之章，兵汛驛傳之籍，編輯公牘，搜訪故事，使人觀其得失而補敝救偏。至若西北叢山擁衛合沓，金鐵之利，見于前史；硝礦之產，訪諸土人。而今僅以煤著，無亦地利之未盡，人謀之未減乎？』

可見，修纂者是講求實用的，是想有益于經濟發展的。其他『夫兵事之成敗，形勢不可不講也。天時之祥異，政令不可不治也。』所以志故事，由今溯昔，借古閱今，希望歷史的教訓能够裨益于今天。

這本書由順天府尹萬青黎、彭祖賢、周家楣、沈秉成等籌劃主持。光緒八年寫成三分之一，光緒十一年全部纂校完成。其中經費久絀，一再追加款項。所以籌劃始終、閱歷甘苦的周家楣說：『蓋籌款之難如彼，成書之難如此，宜此志之前未有著，及頻謀輟以至于今也。豈果因循哉！』在晚清衰敗、經濟困難的時日，編纂出版了這一部地方巨著，的確是不容易的。

本書亦有不少缺陷和錯失。書內有濃厚的封建意識，如污穢農民起義，宣揚神鬼迷

信、婦女節烈等等。

編纂此書時，繆荃孫居永興寺，『暇日日涉海王村書肆，搜訪異本，典衣購取』，博覽羣書，被人稱爲『博通』。『記述順天府之書』共收北京地方史志等書目二百二十多種，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書目。由於條件的限制，把一些尚存的書當作佚失，如明崔學履《昌平志》八卷、明郭造卿《燕史》一百二十卷、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八卷、明史國典《懷柔志》四卷，現存藏于北京圖書館等處。

此書于光緒十二年印後，十五年又重印。印前覆校，改削添補二千四百多字，又增天文表、田賦表的校勘表。這次整理，我們即根據十五年本標點，仍發現不少錯失，如：

卷二十 蓟州隆福寺錯爲福隆寺。

卷四十六 挾括河錯爲挾活河。

卷四十八 元郭守敬錯爲郭守忠，漳水錯爲障水，雄鄭錯爲雄鄭。

卷一百二十一 鄉賢表中王熙是崇簡子錯爲崇簡弟。

卷一百二十一 令宛平者爲漢中王養濂錯爲王養源。

卷一百二十三 薛漢世習韓詩誤爲習漢詩。

這些我們都作了改動。

原書與他書有歧異，如杜瑛著《律呂新曆》（四五六四頁），《元史》爲《律呂律曆》；如李秀鼎（四六〇九頁），《中國人名大辭典》作李季鼎，我們都未便改動。另如『古今治得失』（四四七四頁），應作『古今治亂得失』，加了『亂』字，以「」標識。

此書由左笑鴻標點。康奉、周南、李宏、張中行、楊韻九、蔡蕃、王燦熾、劉寧勛等校閱了部分章節。于琴、段書安、楊璐爲責任編輯。趙洛通讀全書。

目錄

京師志一	光緒順天府志一(一)
圖	(一)
城池	(一)
京師志二	光緒順天府志二(一)
宮禁上	(一)
京師志三	光緒順天府志三(毛)
宮禁下	(毛)
京師志四	光緒順天府志四(毛)
苑囿行宮壝	(毛)
京師志五	光緒順天府志五(毛)
壇廟	(毛)
京師志六	光緒順天府志六(毛)

祠祀	(三七)
京師志七	光緒順天府志七(一八一)
衙署	(一八一)
京師志八	光緒順天府志八(二三)
兵制	(二三)
京師志九	光緒順天府志九(二九)
官學	(二九)
京師志十	光緒順天府志十(二五三)
倉庫	(二五三)
京師志十一	光緒順天府志十一(三〇三)
關榷	(三〇三)
京師志十二	光緒順天府志十二(三五)
廠局	(三五)
京師志十三	光緒順天府志十三(三三)
坊巷上	(三三)

京師志十四	光緒順天府志十四(元一)
坊巷下	(元一)
京師志十五	光緒順天府志十五(四三)
水道	(四三)
京師志十六	光緒順天府志十六(四六)
寺觀一	(四六)
京師志十七	光緒順天府志十七(五七)
寺觀二	(五七)
京師志十八	光緒順天府志十八(五七)
風俗	(五七)
地理志一	光緒順天府志十九(六〇三)
圖	(六〇三)
疆域	(六〇三)
地理志二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六一)
山川	(六一)

地理志三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一(卷一)
城池	(卷一)
地理志四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二(卷七)
治所	(卷七)
地理志五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三(卷九)
祠祀上	(卷九)
地理志六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四(卷三)
祠祀下	(卷三)
地理志七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五(卷七)
寺觀	(卷七)
地理志八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六(卷七)
冢墓	(卷七)
地理志九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七(卷一)
郵鎮一	(卷一)
地理志十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八(卷三)

郵鎮二	(九三)
地理志十一	光緒順天府志二十九(九七五)
郵鎮三	(九七五)
地理志十二	光緒順天府志三十(一〇一)
邊關海口埠	(一〇一)
地理志十三	光緒順天府志三十一(一〇三)
風俗	(一〇三)
地理志十四	光緒順天府志三十二(一〇五)
方言上	(一〇五)
地理志十五	光緒順天府志三十三(一〇六)
方言下	(一〇六)
地理志十六	光緒順天府志三十四(一〇九)
天文表	(一〇九)
地理志十七	光緒順天府志三十五(一一七)
順天府沿革表	(一一七)